

竹

坡

類

藁

送三衛貨墨童文質子玉序

柯山童君子玉挾陳玄之委以游素

墨

上忽出示

余畏友汪兄平叔贈行欲請下一轉語余若不辭書然有挾是
兄過者輒整蓋囊為收一工七積之歲月不覺盈筮足了此生

矣竊又自嘆人之磨墨未若墨之磨人也已收者且當束之高

閣何須更求今於童君復得二螺

事見坡詩首把玩再三弗忍
甚第九卷

去手邊併成諸篋中乃知此寶如良金美玉愈多不厭昔既乎
蠟屐自謂一生寧著幾兩猶對客自蠟略無愧色彼癖於所嗜
且波、若是沈楮生毛穎陶泓三公子所寶以為友者人、皆

知貴重其首夸其己有而倦於搜羅乎童君試將此以謁當世
鉅公藝何患不售 嘉定八樵十月旦 新安呂干 伯可書

送祝伯益東遊序

六月之杪予以倉檄至秋浦寓道紀堂日趨臺治循墻北廊見
有大題扁榜曰新安祝秘校知其為鄉人而未之識也一日過
予自言本儒家者流談天說詩評論人物家、不休三十年前
所得諸公贈語皆朗誦無遺忘聞者驚悚謂君強記若此使業
儒不廢胡可量也捨是而以五行之說游不幾于左計乎予謂
儒學與藝術大小雖不同均可託以行道嚴君平賣卜季、依
忠孝以教人此豈直拘泥者卦而已哉五行之說始于箕子之
時演于劉向之傳至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

勝乘死相生推人壽天貴賤則見于唐李常容近世乃盛行能
遠其臭者百不一二祝君獨以儒業此攷其推明辨說皆有據
依驗之多奇中不止如庸術揣摩迎合以規小利士大夫其不
攷愛之所謂鉄中錚錚者也又數日來獨將東游金陵抵北園
走淮甸運道浙右以達于京且索詩贈行予方有公事未暇著
語姑述其梗槩而申告之曰君嘗業儒亦聞孟軻氏之言乎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
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軻之意蓋
欲使人知命而不達其性盡性而不徒委于命其以天理人心
詔天下後世最為明切之君言命如能持是以達于今之世而
不囿于呈翁曆史之粗庶不畔於吾儒名公鉅卿必自有利目

倒疑者君曰諾盍為我書之

贈東道士欽流

余與東善話別秀穎年飄忽三換矣羽衣翩跹訪余書上達攝
承輒雨又得追尋至此其志蓋甚勤也杯酒從容道舊始知近
以善地理游縉紳間余雖不解此然嘗讀卿先生大監王公送
曹城之序見其評論古今得失極詳雅以孤首經郭氏莖書為
祖終及于言甘者用之有柄言苦者信之有柄尤為理到了若
世傳尚書悅公勸戒有曰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論又高要之
合二公之說五行之財本末体用始為周備管見如此庶善以
為如何

贈寂照居士詩序

寂然處士儒家而粹行往來江淮間士大夫多與交游詩翰盈
軸邈追秋浦以鄉人故日相過漫談辯風生獨項泉涌又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一日袖示其自號二字曰此出楞嚴經蓋為我
下一轉語予素不曉佛書罕諱弗獲且勿以理歸裝不暇抒思
勉述淺聞成五絕以答之

送李少楊詩序

予去歲寓中都全歲客秋浦皆與李丈少楊相解后尊酒論文
殆無虛日人始而疑終而信少楊今失意西歸訪別間似以故
鄉必有擲掄者不能忘懷予謂蚩蚩回谿亦事之常塞翁失馬
未必非福天既押少楊如于此則其所以伸少楊者要必有在
因其行也成五十六字以勉之

傅神程元振詩序

己卯附月余以台檄自當塗客秋浦鄉人程處士得、來過訪
里中事未竟袖出所寫真多故舊展玩不忍去手即抽毫和墨
撰及蒲柳之質欲歸以為他日話柄因謂曰游子懷土久矣若
憑子為介紹一見鄉里鄉鄰幸甚第塵埃奔走形容都矣獨語
音僅存耳余冷眼相看無一語交際見者尚疑余之貌而蓋知
余心耶雖然子不遠數百里至此官卑且旅無以相軒輊奈何
作而應曰遠來無他親得為我著一語足矣此志不可虛辱
願七言八句一首以贈行

選田明忠詩序

嘉定辛巳良月某寓廬四明蕭寺同係中亞言華亭田君博通

六籍論蓋皆為之說而于河圖最深心固知所敬慕矣一日相
遇于李廣文座上微談及魯論詩禮率新奇有據儒先所未道
其論易則專以卦畫推明辭旨又以大衍五十通知于萬二千
五百二十以為此自然之數毫厘不差口謂指授聞者嘆服為
乎徑未易言也易尤精微唯知漢儒專門名家獨田和何以易
者君豈其苗裔耶某李晚無師且以作吏廢然于論孟嘗讀晦
庵先生集注于詩書嘗讀東萊先生記說于易又嘗讀伊川先
生之傳規鉅濶陋終不能窺其藩籬雖歎亦於如心刀彫耗至
欲漫四方師友相与聞誦遺言以求真是之歸以無負初心拳
拳未忍自棄比聞郡博士与卿大夫士搢笏曰君須官數說經
義觀聽甚盛某方有公事尼不獲往來幾君以僦進怀歸告矣

繫之雖之豈無是情鶴怨猿驚浩不可道于是率意所欲言者
以為序且志吾過庶避道田君者知汲于親民云

送徐制恭序

沿海制參徐公始以縣令高第擢武襄陽邊隙開大帥日夜憂
情樂計不知所出公慨然自以為功條畫指麾不論事巨細地
遠近險易必躬必親一府倚以為重天子聞而嘉之進守均州
驛、卿用矣公益感激思奮謹邊備如在襄陽時不棄公者以
生事中傷公漢陽公方勇退未嘗見不平于色也未幾君相
復欲拔用且謂明浙東濱海郡為今股肱北控湖南通閩廣東
引高麗扶桑日本諸國羣盜出沒其中雖制帥有人宜得練歷
有才幹者往為參畫即以命公至則康明鎮靜得將士心盜賊

屏迹適相往來無警去天尺五轉而上聞父美新安呂某自越
來明符公折官位輩行與交又以同寓菴寺故情益執每見公
避止詳雅言四如不出諸口至遇事精明神履錄有奮不顧
身忘抑何齒之宿而志之壯也今奏最入覲天子方延擢者莫
規取賦方故疆則馳至今城蓋上方略各瑜公者將問津謹述
所見聞于公者書以為餞行叙蓋嘉定辛巳十一月十八日也

送劉南仲序

孝廉劉君當高皇中興盛時以節行著某生晚不及識歲在
己亥自烏程叔承故郵識君之孫南仲賢而有文雖處窮約氣
貌溫如無恨悻急迫之態心甚敦愛之別且六年履避后行都
兩仲枕承脫場屋意其必有不憚于心者茲相与握手道白懼

甚凋色堂暇與時音魚以異可謂結常其樞矣一日出亦徐給
事所為孝廉君贊及諸公題咏伏讀再三然復知孝廉之風而
仲之德輝映後先非一日積也夫積善必有餘慶不在其身必
在其子孫由孝廉積而至南仲三世矣愈積愈厚慶其可料乎
而仲方歆還里中借阿戎就科奉行聞有父子投者同奏臆性
雖登使人欣慕為一門盛事者必南仲也于其別姑書以為贈
或見苦淡故曰其苦之

送吳投幹敘

加定癸未七夕前一日錢塘吳君砥夫以浙東盛舉政化代還
同僚相與留連不忍其去新安呂某嘗贊負簪笏符砥夫相得
歡甚秩滿僕次仍僑寓白治下砥夫篤叙不替時音雖旅如歸

馬政尤不忍其志故述所欲言以明贈虛之義始砥夫之來人
見其闕聞穿索春秋為盛往以綺襦統袴易視之砥夫下車
即律已履接人謙蒞或勸東更屐足蹈、如言恂、如略不見
其有表擗之色人固已驚疑之矣犹將觀其終之如何砥夫婉
畫而載有奇不以使軺遠近異其心既業優裕騰其氣其廉其
煥其勤其屨其無表擗色雖去之日犹始至故使者欽重同僚
即親民吏愛而畏之歌誦善政東西行者為口一詞也蓋人之
于砥夫始而忽中而疑終而俞然及且信昔子產相鄭一年人
欲殺之三年而後人歌之人固未可徒觀其功徐公之有常前
日之通即今日之介論固以久而定也雖然砥夫畫方壯仕方
貴為孝方日益誠大然泉違自強不息別所謂其廉其謙其勤

其度其無表操也。砥夫必益勉于他日而某亦終獲知人之名矣。砥夫嘆而述之。遂書以為序。蓋七月十有三日也。

會稽運行詩集序

新安汪公帥越歷年之多。比唐元稹而治行過之。越為帝鄉。去天尺五。聖天子知之為深。歲在戊子。冬十有二月。乃酒召命入對。清光奏篇。剴切。玉音勞問。甚溫。即日拜地官侍郎。方未至閩。趣旨。旁午。越人。久安。公政。欲復清節。不可相与。搗為歌。詩形容功德之美。舒寫懷思之情。長篇鉅軸。大書特書。門生。呂某。旧居公幕下。益又獲与。寫目為圖。三沐三暎。而言曰。今之為邦。以能稱者矣。至才德兼全。始終如一。史闕十年。無毫髮可議者。未之有也。今之因其邦君之去。摹倣以詩者亦多矣。至詞情。

真誠定哉無致眾口一談無毀譽不齊者未之有也前是越疏
彫敝聞稱僅足公于租賦祇取經常且多所弛舍而上供之外
公務民事百廢且具礼采文物靡不修舉復斥其餘以及釋老
之宇而積歲于府庫者犹數十百萬越為督府領郡惟七地廣
而事繁公時兼三司晨起坐聽事陋來即決曲當事情不踰時
吏連庭空竟日蕭然 知不可欺莫敢輕犯而恩意决洽上下
相安吏犹吾奴民犹吾子闔府犹吾一家此意所感人尤不忍
欺之夫設官分職率以一年三為期過是則敗矣非特其才有
限亦微誦貪吝有以致之公接人以礼而魚芑苴之奉律已以
廉而有調卸之仁以政惠博而財置身安而人敬十年之愛邦
人視犹慈母情以為命一旦違去其能忘情于公哉如鼓如鞀

公所建也如砥如天公所開也衣食公所賜子孫公所生也湖
山公所經行書刻公所紀誅也公久飲惠吾州行且均惠四方
而運以及吾州也公始以郎星至今以次對行將論思甘泉晉
陟紫樞以復青瓊之舊也死正侍御公書門決于斯給事公又
臨奠于斯公今繼之唯第空章公又襲之是又衣冠之盛事也
舖張揚厲炳燿鉅鉤皆發乎真情非飾虛詞應故事而已聞公
行時倪旄列道旁拜手頌祝休、不能去至有江下者比豈可
強而致哉昔召伯敷明南國甘棠之詠列于二南畢公保釐東
郊風移三紀無窮之聞存于豳、之書今公之功德與人之懷
思當与此詩俱傳不朽異時秉史筆者採之以登載國史復與
召南周書等類不俾次述告于公書以為于越後行詩欽

送三君入淮東帥幕府

始某為浙清幕屬也。同僚多賢才如葛承伯之謙謹范遠仲之
誠實趙端甫之慷慨皆某所敬愛而資法者自叨有備則未聞
月已不勝人選之嘆。抑幸屈匪相遠可時往來也。今兵行待制
趙公世著忠貞表。愈偉奉天子命經理淮甸。首公內外之舉
以為助。而三君皆被辟入帥幕。相望天一涯。各有職守。異時春
樹暮雲。每一懷思。豈能千里命駕如古人也。我雖然。此持某之
私情耳。趙公是行朝廷之恭注甚深。貴重甚重。則其辟置三君
也。非曰使其私而已。將資之以荷其養而任其責者也。資吾端
甫者何。博探羣謀。旁搜人物。朝夕審畫于內。以為備禦之計。端
甫不得辭也。資吾承伯遠仲者何。商榷軍務。考校事情。朝夕贊

佐于外以為備禦之計承伯遠仲不得辭也雖然此持三君之
職耳聞趙公是行朝廷許以便宜從事公控辭甚力上委付
益壽可謂推轂授鉞而寄以腹心矣公又寄腹心于端甫且因
端甫寄腹心于承伯遠仲且以腹心待下不當以腹心授上
耶此公志也三君意也某懷之望也乃若通達中外之情俾
魚織芥杆格以共成大功則尤有望于端甫行之日同僚置酒
風雲慶會聞道別某懷不能已輒書此以為贈監簿丁君弄鄉
明純純直表裏如一趙公景尊信亦擬滿班行往為帥幕領袖
抑三君之幸也願併以是告之紹定六年十二月 日 某序

送趙兵侍往維揚敘

國家自開禧用兵以來邊臣帥閫謀夫猛士出應時須者不知

其幾而又武兼實忠清請者叙勞甚偉華夏昏服有若端甫趙
公之在剝棄如泰山喬拔莫不尊仰蛟龍猛虎其敢或窺祥視
羊杜蓋通之時謂公有二英胡今二書兵侍是也或有知勇戰
將守國為公之助居多暨逆全懷不軌知者未必言一者未必
行玩寇弄患恬不為帳獨二書兵侍二公有誓不與賊俱生之
意逆全及狀既成衆將胎束手 聖天子赫怒震怒今丞相郊
公密贊其決以滅賊之指授二公不旋踵而逆全誅淮東定匪
特去積年腹心之患且使四夷知中國之有人特欽盛哉二公
又能隨釋兵柄單騎就道告成天朝君相擢用尊顯皆登法從
蹟收在禁中矣然而殘虜未殄隄人鳩張唇齒可憂預防敢隄
予是兵侍公首膺淮東制垣之命即日出閩略無幾憊見于顏

面凡而忠肝義胆奇謀秘畧兵財賦餼攻戰守禦之具兵恃公
固不待人言也武者以鞭人橫行西北莫之敢撻未易以逆全
虞虞論兵恃公其思所以謹之于嗚呼曹操之趨吳符堅之入
百与逆世逆亮之犯淮風鼓氣缺豈不百倍于鞭而周瑜謝元
虞公允文輩誤笑却之此魚他志不憚而氣不餒故能以大學
衆以謁虜強耳兵恃公前誅逆全國有餘地嘗聞維揚之討蠻
山陽之追逆韃人皆在逆全軍 中亦嘗助全而嘗試于我矣
綏一交鋒齟齬不支得非是時兵恃公之志氣有同于周謝虞
公之不憚不憚而况太則則折大捷則滅未有夷狄強暴如
此而不亡者惟自盡其在我以待之而已某荷公知遇甚異于
公行也敢不以告 紹定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新安呂某謹書

選汪清之序

鄉人汪君清之亞就鄉本未名存書回謂吾齒髮垂三十日月
適返悞無以副庭闈之望欲改櫟從清聞必有一命乃可遂俛
得勇爵將問津鞭笑焉則又謂吾懼人不我知例以鵬冠見輕
來行都不妄交不事戲嬉日曳裾名公鉅卿門真聆其粹氣以
自益藉其敷光以自立噫不可謂有志之士矣余聞科本持奉
健連耳得夫有命鄉与清魚聞也雖然古人有言登玉探玉入
海求珠各從其志清之既有志于清聞功崇事成何內不濟耶
昔子張問達夫于政以質直好義等語其學干祿也則以寡恤
之說教之名与位是人之所致也而得之有道清之方政于
臨履克正之季必于是清明熟矣由是而篤志焉名位何患于

早微清之勉之我于其將歸輒書以為贈

送程德章歸新安叙 跋果西山人

始予游歙之施涑自墨嶺入兩石時時如劔門坡峴左袤望谷
石攸心固已異之少進峯壑周遭巖洞嵌空路縈曲深窈可二
十餘里至黃陂忽軒路平衍古木挺拔列道傍山從北來橫亘
端聳兀若屏障東西兩臂皆重復蛇蟠其兩則丁兵二峯秀麗
奇特上入雲霄四山相拱揖環繞連屬如城郭然中有以漢循
兩臂流注瀾湍激交全于甯峯之前公辰之居人士之庐与山
光水色相照映峭者釣者忘者潛者如在昼西使人洞心曠日
應接不暇李太白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予志山川若此必
鍾秀于人其頤者既已登政府躋法苑紀虎持節表當世与

是山川英爽之氣磅礴而上騰英而未遠者豈無書林藝圃鑽
研理妙風辰月夕吟詠性情以屏殫待聘于烟霞泉石間如山
川英爽之氣鬱積而未發者乎予屢發見之一日解后程君德
章清修閑雅和而有和守于書無所不讀間吐出詞章詩句無
不逼人箚隸行州琴瑟皆精詣德章少年有志場屋蔚然見頭
角謂功名可夙契致至是犹未得一展抱負乃游戲詞翰一落
一秤以自適其途豈非所謂英爽之氣鬱積而未發者歟見
此與人勝得異書矣別兩年復會于行都酌酒話舊懽甚所愧
無以相報軒耳抑聞之積久者發必宏涓涓降中決不与州木
俱腐予于德章深有望也因其婦書以為贈或使道見邦君視
公得迺叩之其必以予為知言嘉熙二年七月七日里人蘇

雜學課盟序

大夫掌教于鄉，政察必兼德藝。君子取象于澤，謂習正在及剛，況文章雖小，而難工義理，有正傳而當究，惟外務切，促之一內，懷技、汲、之忱，將左右以達，原自英華之發，外授厚，所以化于邑，庶免其文獻賢能之害于王，即觀盛事，凡同盟者，幸各題語。

紹定二年

十二月 日

序

葛師承寄問詩某啟

葛師酷好吟詩，与余道舊矣。一日袖示所作一編，予余文冠其首，余讀竟疑而問焉。師亟言學詩于雲泉，願此編亦曾示之。願云何，休製与雲泉詩，卷不類，豈師欲自出机軸，或願欲有隱乎。尔若是，則真李之云，師愧不答。余又問序當屬願，而属余何也。

則應之曰昔參寥未有聞以藕花魚數滿汀洲之句見賞于坡
仙遂以能詩稱諸公聞錢塘勸聽詩亦皆得汲叙以傳富碩附
此義余謂師鼓推不已句法日進予三子何遜若品題則余非
其人也姑就師清更下一轉可乎老泉以釋老之技求知于吾
士大夫為叛其師至以人臣無外交責之師好与士大夫還往
詩間道吾儒語其遇余尤動不隨世矣涼不問路遠近余又索
余序又則外交矣此余所以益疑也幸以余所疑与實泉細論
之 端平二年 閏七月二十日 耐軒 序

溪師詩集叙

凡欲以所長者著今博搜者必能自拔于流俗者也詩屬凡多
蓋名山大剎不織不啻衣食日用種、具是故得從雲魚營以

自學其學時或勅吾儒格取弄筆于文字間幸有可觀者吾鄉
之為浮屠氏則不然衣食日用每窮窮之苟非指世徇俗應
緣取資則魚以自給故自童行至為僧所誦習者不過尋常經
文數卷佛事數段可以應緣取資足矣祖師西來志且不暇問
而美取于文墨之為灯、相傳滴、一律勢使然也。獨古岩義
溪師本儒家祝髮事金仙立志勇猛累無邊轉然書生習氣不
除時以吟風詠月自適而又挑包走錫西游方外交亦終由足
以博其聞故唱酬日益富不徒碌、鄉里應緣取資而已今春
秋四百五十甲子矣。恨一旦滅度囊中遺業將為其徒矣。普遂
至泯沒可惜欲抄數十本散諸山侯子庶幾有傳而乃先以一
編濁于文冠其首予念其能自拔于流俗也不復辭昔李謫仙

贈杜少陵有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為從前作詩苦之句師別二十餘年形益癯豈不為作詩改耶因併及之俾觀者知師苦心予詩云 端平三年 六月六日 里人竹坡呂某 序

方輿勝覽敘

輿地有書尚矣自上古九丘既遠而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燦然明備至秦郡縣天下兩漢遂有地理郡國志歷代多徇之唐而十道 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然東華紀載實難文獻不足無以參摺而立考非足履目睹則妄質詳略何從信之司馬遷貫紬經傳旁採子史又開長老之所稱而必觀九江望五湖闕洛汭行淮泗而後成河渠之書東方朔誦詩書二十二言三冬文史足用又隨師踐赤縣遊五嶽行澤陂息名山猶以所見參酌

山海經而搜神異經十洲記始作李閻不傳聞見不廣涉歷不
視而欲會集四海九州山川道里戶賦風俗物產人材文章名
數沿革之詳持強而已建陽祝穆和父奉新安人朱文公先生
之母黨也幼從文公詣大賢游性溫行淳李富文瞻雅有意
於是書嘗控來閩浙江淮湖廣間所至必窮登臨与予有連每
相見必致一訪風土事經史子集禪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
可採者無必晝夜抄錄無倦色蓋為紀載張本也且許異日或
編當以相示如是者累年近訪于錢塘禹城之竹坡曰編成矣
敢為以方輿勝覽而綴梓以廣其傳願人、得勝覽也君幸為
序以冠其首予不視所載辭簡而暢事情而按各州風物見于
今古詩歌紀序之佳率皆全篇登入其事實有可括出者則纂

鮮為備語附于各州之末城之錄此而闕彼舉畧而遺全循此而失實泛濫于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華者萬、不佞也信乎其為勝覽矣學士大夫端坐窓几而欲周知天下恭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當覽此書毋庸他及所謂執璿玑以觀大運提要會以現方來不勞餘力尽在目中信乎其為勝覽矣雖然我瞻四方尚迂老、思日聞于先王慨未歸于政撫必也志存乎修據步程乎至章使吾和父涉歷稱長聞見採譯紀載益鋪張而勝覽益輝煌是乃為邦家之光予尚得以攬據其旁

嘉熙己亥良月望日

新安呂某

伯可

父序

新安廣錄序

却志紀載之非久矣文与事偕則簡牘浩繁或者識其根元事

詳文畧則不惟詞章失墜可惜事實亦無所託以傳遠近世來
筆者往往于畧志之外搜詩覈粹別為文集如天台南州之類
甚眾然雖而不合覽者病之于是有以文附畧志而列之下或
有編于卷帙之末一展玩而事与文互相發明聚然在目然後
為得紀載之体吾邦新安志故事有法為世所稱久無能踵之
者閱三百七十有八甲子郡侯劉公炳始集邦之俊考績之王
堂程公珌為之序以為郡無餘事矣今僅五撰悅臧祖常心已
不愜又銳為廣錄綠宣非以記序詩等文有繫于一郡之事者
前志畧之未及續志及之而未備歟練帶花屏之篇尊官大州
之序与御書閣先達題名賦陽五輪嶺古宕江祈寺諸記炳
琅、可喜可愕使人爭先快睹者闕卷乃咸無焉則有掩卷大

息而况自續志後政有因革事有廢興關於吏道之得失民生之戚休月異而歲不同一時即其蕞行見于紀述与召南魯頌比悅不編次以至教逸則後人何所考以爲訓乎此倪侯欲廣記備錄不以政成而輒忘諸邦考衆与廣文上幕輔成之不以後志未備爲嫌而遂止也一日耻壁貽書于某曰前賢殘碑斷簡流落人間今廣錄靡不獵取倪侯與利除害循旧起廢爲千里無窮之計藏在人心刊諸案石者廣錄悲無所遺其餘條目皆仍旧貫時增廣之耳子盍爲序以冠其顛庶与玉堂續志之序蔚乎其相輝也顧晚季小子何敢与先生長者齒而鄉邦是舉實所喜聞莫敢以荒陋辭惟是某一二斐然之作廣錄誤有取焉隨地編詩因不以小大賤隸廢而詞非昌黎堆列三王

之次章為我刪之 嘉熙四年二月望 竹坡呂景 序

左氏提綱序

記事而撮其要為李之法也近世有取資治通鑑上自周威烈下迄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所登載綴成四六一句一事次第連比無毫髮差舛予記誦檢閱極簡便名曰通鑑提綱予與友人徐子文共李時見之今四十年矣每以是編連去為恨訪書肆叩友朋更不可得子成以春秋一經取高第需次餘聞乃依倣是編而作左氏提綱茲以見亦列十二公事以次奉義隨躡著駢駟若天成視通鑑提綱尤勝因相与道四十年前所見者子成曰亦失之矣父与子同一恨也儒先謂資治通鑑之始實接左氏傳之終子成于左氏提綱既已成編若更能于

通鑑提綱既述之餘述其可記憶者而補其不能記憶者併錄
粹以行于世則二書一千六百餘年是非得失前後貫穿文從
字順易于誦習卓然欲檢正二書中事即是以為綱目而推尋
之可不勞而獲其沾丐後李宜茂、我子成曰是吾志也乃書
以為序而聖其約云嘉熙庚子孟夏十三日竹坡呂平伯可書

清隱而素序

自四詩有大序而後之作詩成集者皆為序以冠其類近世楊
誠齋詩數多隨所進寫作止歲月各為一編凡九集、各自序
惟江湖剡溪二集他人又為序之九筆陳君民瞻酷好吟詠以
甲乙第其藁徐江二君子各為述其所以作矣今又成丙藁來
清著論以別于二君子之次序謂民瞻若循誠齋故事自敘可

也。乃以見屬得非以乎。不可。言詩者。欣夫。詩求明。熟則淺。俗務奇古。則琅。澁。讀。民。曉。詩。明。熟。奇。古。而。二。病。俱。無。味。不。易。得。首。篇。露。光。多。在。竹。風。力。盡。于。松。之。句。其。可。追。古。玃。作。者。若。此。甚。衆。不。特。風。暖。鳥。聲。碎。日。高。卷。影。空。一。聯。名。世。而。已。使。人。披。玩。惟。恐。將。及。則。雖。自。甲。至。癸。循。環。無。窮。誰。得。而。藏。之。杜。工。部。自。開。元。天。寶。運。至。德。大。曆。詩。千。四。百。十。餘。篇。句。法。理。致。尤。而。益。精。東。坡。先。生。居。海。外。尤。喜。為。詩。精。深。華。妙。畧。無。老。人。衰。憊。氣。蓋。筆。力。不。為。窮。通。老。少。而。衰。故。愈。出。愈。奇。然。則。自。兩。葉。以。往。予。文。將。驗。民。瞻。于。他。日。淳。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竹。坡。呂。平。伯。可。書。序。

王昭君辭序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世率以為名言以

予現之女惟美故惡者妒之士惟賢故不肯者嫉之明妃入漢
宮絕世而獨立其筆行妒之久矣當元帝按番居幸時諸宮人
皆重賂昏工為進身計明妃以色自負独不与故昏工惡面之
使不得見人莫不滯咎于毛延壽之徒不知諸宮人之重賂政
所以使之惡面明妃而後已可進也一旦為和戎故負見閭帝
始驚悔昏工皆誅死竟亦何益前輩謂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
之人信哉嘗因是論賢者不幸与鄰小並立群小不惜金珍交
結佞幸以屬于進賢者方厭惡唾罵之不暇決不肯效尤彼又
懼賢者之進必不使于己其交待佞幸不得自為併欲傾泯賢
者迨事定與賢者已見擠而去見大夫無可使者人主始進咎
左右平時毀譽之失實赫然震怒重寘之法不幾于嗾胥乎故

為人上者于賢不肖之進退能先覺而無後悔不至如元帝之
于明妃則善矣雖然明妃近在掖廷為左右所蔽不是御帝昏
迷可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奮威新以誅昏工望之猛房為恭頌
所措以死而于恭頌舜不聞行昏工之誅何耶母乃重于色而
輕于賢耶抑雖悟猶不悟有若凍冰易欺難悟也終不能悟之
言耶是可為萬世戒矣九華陳君民瞻取前載明妃出處本末
与古今歌詠全粹或編且錄之粹或疑其何必為一婦人屬意
如此比得編蹄門告曰觀諸公詠明妃事言人、殊而于世教
互有益為我下一轉語以見不徒編次之意予謂昔之編國風
者于詠婦人女子清靡不備載聖人不刑焉所以垂功戒也民
瞻之意殆出于此故為即其闡于君道之大者書之

淳祐元年

五月二十五日竹坡

呂平

伯可序

胡俊伯詩集序

茂木詩作義重友朋谷風刺與此道遂泯咲生背面頃兩交喪
手間可嘆也已某与俊伯生同郡學同道游鄉校又同舍皆年
少有功名志晨寤夕灯月書季致荷俊伯相琢磨甚至不旬意
場屋颯先著鞭糊口四方曠不相關每大比歲未嘗不攝首側
耳以冀吾俊伯之蜚鳴也久乃知預荐書南宮復不利甚為俊
伯恨一日雲錦天落風簷誦雖足自慰然終不若良親之為快
丙申里居汪叔永与其諸父昆弟約為華峰墨頌之遊某勇于
一往亦為欲見吾俊伯故流離閭閻遂復忝會從容聽唱聞某
有侯封淚媿先菲齒藥石常思荷孟孫之句蓋以紀實非屬上

語也別又五年北歸省松楸俊伯自峯峯高隱下越二百里得
得來訪相勞苦袖示新詩一編而以雍齒孟孫鄙句冠其首甚
甚愧之反復五七古風諸詩選杜唐宋體制或備視近世區區
風雲月露雷同一視者大有運庭不志于此復聞正始之音三
嘆三詠殆欲起舞惟是四十年交情不以濶別替冷又逸來訪
我以詩博我恍若伊亭啓歎時耐久交情平絕世俗因念有剖
心析肝于笑語交好之素而反眼下石于名位相軋之日者寧不
于俊伯垂感嘆我俊伯命為敘其詩乃述古詩二篇与少陵二
行極陳朋友相与之義以見俊伯作詩行己皆可傳不朽也雖
然而申之會俊伯方示病心竊憂之今茲之會氣宇軒然某尚
以功名期之復其青衫入手春容瘳寡烟、琅、復以見敘某

又當為俊伯作續某故云淳祐元年十一月旦友生竹坡呂年序

增廣字訓序

程造原名若庸字切齋又字敬菴以一人增廣性理字訓如程元場呂竹坡方秋若吳資深黃自然皆有序

道非可名也不得已而名之一字或疑則實壞有聞矣故指名為最唯孟軻氏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名四端而以有諸己為信韓昌黎以博愛行宜名仁義而以由是之為足乎己而無待于外為道德簡嚴明切罔差毫厘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復以惡為性以慕愛為我為仁義將以名夫道反以害夫道矣近世有意于是者因其名義以為字訓切齋程君又從而廣之三才之道散于萬殊因名求義以義定名尽在色相中幾無餘蘊某東奔西走每欲以是與四方朋友是講是究泯意超而之正問學之溪過在鄉邦有如勿齋者乎為之喜而不寐者久

之當處伊川先生有心統性情之語學者莫不執之以為槩然以性論情則性情為易辨以心論性則心性為難言自晦菴朱文公為之說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情性之王三語一出而心性之名義必若日星矣故曰說得出須要名得出非其溪造聖道之奧安能發明千載不傳之秘如是其精當耶抑又聞之昔人有讀爾雅不熟者謂蟹六跪而二螯他日見蚶蜈誤以為蟹食之幾死者名言夫道能謹思明辨審問于真不至以蚶蜈為蟹以誤後學而徒曰此大尔雅則善矣此勿吝增廣字訓之物意而亦某之所深望也勿吝以是偏枉教且命為之教故請以是書之

淳祐二年

二月

六日

竹坡

呂干

伯可書

新安廣錄續編序

郡政之善必有鋪張揚厲之文，必有紀錄，而遞相承
則善政浹洽千里之福也。否則事無可述，簡編闕矣。始吾郡廣
列公炳續新安志于甲子一周之餘閱兩政，倪公祖常即全禱
為廣錄，今鄧公雲繼之。文從而續焉，使其非有盛美光于前人
錄，雖欲續焉得而續。昔周公東郊，釐以三后道洽，政治澤潤，主
民是以曰。謹始曰。和中曰。戒終。備若于盛，之書時。區戰。因民
方。照。悖于。虐政。所謂。詠。歌。稱。美。之作。亦。存。無。聞。者。然。則。紀。錄。之
有。無。世。道。之。污。隆。實。係。焉。今。由。志。而。錄，而。廣，而。續。如。源。泉
混，同。有。間。斷。邦。人。祗。患。亦。無。終。窮。雖。大。書。持。書。屢。書。不。一。書
充。棟。汗。牛。弗。厭。也。雖。然。鄧。侯。為。政。之。善。候。錄。提。序。經。年。條。列。此

皆人所易見至其平日洗手奉職無一毫去費侯之意不過以
之伍國計寬民輸行好事期無負承流宣化之責而已宜知吾
耶歷年三十數厄子火而侯違當之無煩公私取辦素積百堵
皆作不日而成或者天佑邦人知有斯厄故啟侯之未愛惜積貯
以應之欤不然則為吾邦煩擾未知何時而止故侯之善政他
皆易見此独難名今當告成天朝必有為侯發明其事上當帝
意嘉勞而顯擢之以慰吾邦人之去思云

淳祐二年

四月 日

郡人呂

某

序

宋雪岩詩集叙

名伯仁字器之高杭山為藤有為張楊此之不一竹坡以寫
此可入武林在亦之改禹禹太陽祀前止字秋日

晚唐詩盛行于時雪岩酷好之至有輕軒冕之意每誦其編令
人歎盡棄人間事從而吟弄于山顛水涯烟霞縹緲之間如

橋影分溪月柳絲宿在東風脚句尤清新可愛今捧碑書渡淮
恐此事便廢盡出右錦囊手自刪改得百篇將錢之梓与江湖
諸人相角逐而属于序其首惟是僑寓馬城道遠絕少幸雲岩
亦卜築于此論交雖脫欢如平生茲又別去能不介、于怀耶
雞芒尊酒盡淪豈無他日淳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竹坡三景序

劉直之坡詩六帖叙

始予欲劾白氏六帖編集坡杜二詩以便檢閱屢亡何書肆已
板行杜詩六帖矣徒有刊李杜韓柳歐蘇陳黃共為一集稱八
先生詩六帖者如五侯鯖不勞營度一、羅列于前飯賜為之
感飲今蓬菴劉君直之手編坡詩六帖既以類摘句列門全粹
固有遺失又隨句注事凡本于經史子集佛書道徑釋官小說

愚明指所出大字書其旁闕卷賒然可現蓋白氏六帖題事而
略于詩八先生六帖類詩而畧于事以編事詩與五一撮盡得
如水陸單陳無遺恨矣抑聞直之雅志未已謂陳黃二詩皆宋
主坡公機事益深遂將一併微切以惠後學或疑此偏積數年
之功而復成若史及二詩得無望詳之嘆耶噫是未知直之也
直之好李博覽手不停披人以為疲我自來此彼道亦材江杜
詩矣復注坡詩主于淵注黃詩矣復注陳詩有志竟成事也在
直之宜魚唯故書以為坡詩六帖序且為陳黃二詩六帖張本
直之名長翁給事字漢先生之曾孫也源流蓋有自云淳祐二

年六月六日

竹坡

呂斗

序

竹洲文集序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現之遠近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于斯為
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振事業亦偉偉大略
見于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漢古雅蔚有先漢風非君世
之務艰險以為奇事雕錫以為新也士及門徑指授作文皆有
法度狂、多為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慷慨之不知此皆
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浙磨董陶文行兼備而
尤孝于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年郡丞終更 對孝堂舟之
即日權守雍豈免且促趨成版、紳用矣以親老迎奉弗便願
尋香火之緣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至
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為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

身爲夫人。生莫。衆于得君。今一言。宿主立命。往。與南邦。非衆。歎。人生莫衆于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衆歎哉。先生不以結。爲衆爲善。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善。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于寂寞之濱。未嘗有哉。傲見于顏面。是奉天下之衆無以易其娛親之衆也。幾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生爲內相。云耳。此其一念在孝。死枕不忘。蓋徒衆以言語文字。聞于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不見夢坡翁。並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語其室。仍賢于工部遠矣。是不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我。

靈天子方以鉉每見必怪、屬為書此夢馬是真能世其家者
宜牽耻得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漢學 呂平 書

或問序

地理之難言久矣、謂其不可信、則孫鍾之鶴毛陶侃之牛眠
與咄明之不利長溫大雅之富、兄若符契之合、人誰敢不信、謂
其必可信、則成子高、惟擇不食之地、韓淮陰、惟營地之高、雉
初無假于相卜、而溫公之論、莖書伊川之論、方位五欲、擇之門
牆之外、似又未可尽信也、噫、安龍頭莖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其
宮、果慮于當日、子孫百代、承灵社、誰知言者、青鳥于其詩、實獲
于古賢、地理言凶禍、禍往、有不旋踵而立見者、此世人所以
疎其信之、而其書所以罕不可破也、儒先之說、特慎人有所拘

泥水火不莫其親云耳游君務優精于相地乎自注孤首經書
肆堂為刊行予亦堂為著語惟其父子皆讀書為文博貫五精
熟造又稍更定其注且後為或問多以易發明之而亟求為題
其篇端則問之曰君欲效朱文公四書之為或問而反復辯語
以要其真是之端乎今現天元之四象八卦地元之四吉八凶
人元之精氣鬼神山元之橫斜曲直水元之乾坤相亞陰陽互
根等說与夫重新移過石亦有可益水來去俱得生旺宗廟不
可全憑皆有理致非時陣區、膚淺者可同日語也夫明地理
者莫如孤首經得孤首經之奧者莫如郭景純今游君又為之
發明其說得矣安而通之推而行之則在乎人孟子以井地之
制畝畢戰而卒之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与子請以是為現此

書之法 寶祐癸丑 三月 望日 竹坡 呂氏 序

竹坡類藁卷

記

紹興府修火鄉館記

紹興府治西北隅有官舍曰奉使館春秋二仲奉常朝陵往來
寓息之所也某豪臺府暨假館焉連夕閉西偏有傾墮戶起視
則從四間橫如從之數椽抗瓦殿上漏旁穿將至大環推原其
故每奉常來前數日例從稽陰兩邑委吏督葺治如空廳以奉
賓燕房室以便寢處東偏以備厨傳輔行官吏各有常居皆所
不可闕者不得已略大飾庶故事又以帶幕掩覆之上下相蒙
莫知寃詰三數日奉常去則葺塞矣率以為常安有所謂葺治
之實矧堂西偏側闕不用人迹罕到又何暇計慮及此歲沒一

步其至大礮固宜某竊惟一日必尋之義且大師江公先生方以興白起廢自任凡官舍塗路力所可至無一毫靳惜意閩府已改現矣獨未有以是告者即循白賴得木以支其傾否則必大壞、而後爲則必大費公慨然曰是當亟修之何以支傾爲子其督視毋遊于是府斥木百十有一章以佐兵補兩府剝廨斥錢百八十有八貫以給梓匠徒役瓦石丁竹點墨之需府吏各一人同司其出入堂西偏既一新又即其餘波及于廨堂甃石以防傾顛爲牆以障風日其他則俟後之人胡聶之場工于嘉定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竣事于十二月初九日新安呂某記

不改色亭記

新安呂某李製餘杭日報期全不暇給顧視廨舍傾欹台治荒

類則亦隨力支撐不致甚壞既兩年有半乃拔園葵作小亭池
上有檜一株出簷間高可五丈許如偃蓋然因以不改色扁之
蓋取歐公雪霜不改終古色之句或曰亭面柱皆荷海棠橫陳
紅葉多階全皆不以名而独取義于檜何耶曰州木之能使
人品題者以有色香之可娛也予如以色香言則取彼桂荷海
棠紅葉而檜檢必矣然海棠紅葉艷于春荷繁于夏桂芳于秋
各止一時而檜則体備松柏氣含芝本四時蒼不改其色亭
名取此不亦宜乎方斯亭未創檜舊植蔓中今凡卉別而清
標聳嘉名揭而高節彰檜于吾知其無孤介不遇之歎矣公餘
來游滌煩除喧終日之勞一息之憩弛張之道也色之人士儻
自是蓋相安于魚事時和步穩以簡刑清官事無多可了予斯

有欲議吾政之然否不進于斯或倚于楹或休于陰禁吏無呵平
易相視則斯亭之與斯檢也又宜予之自爾其情者哉亭成相
与落之日承滿瀆主稷薄東嘉林廣遠尉吳兵坵景思稅嘉未
委嘉言時前簿宣斌江泰亭受代未行未來合因謂之曰尉司
之作水雲樓也予記之而公書之矣今記斯亭也予其書之
又謂丞曰子仍題蓋皆曰唯宣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安記

魏陽縣丞廡壁記

官無崇卑廡事皆有壁記而魏陽丞廡魚之非闕也括蒼梁君
漢名門好學有志事功哦二杯聞不敢以傳舍視即欲紀前人
名氏以補其闕茲文献不足魚所藉訪僅斷自李公東以下得
九人李公賢而有文章異時官職名日起以大實權與于斯

又宜以為冠也先是解舍教甚染君慨茲與念以魚為有強勉
起廢內初一問曰清專取張元清淨無欲專心經書以為進食
種季之所外新一空曰真清取陸景情逐扶清吏得真清以為
接納賓客之處皆委人書扁屋上幾濕坎做藍田武功以壁記
為屬曰將俾來者有考不至枕今之視昔也人應之曰君能先
有事于解舍而後及此可謂知所先漢矣昔我皇祖皇帝嘗詔
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教壞或與葺之數以為殿最意蓋
以官司奉事類不堅固惟一政一修茅土相承庶可勿壞若持
其甚壞而後為之則官無以為必重費民力矣此萬世臣子所
當体承而遵守也世之居官者茲緣以為奸費財于無益此固
不足汗乎類至以偷安為得計以期全為大故略于此不加念

馬則蓋我藝祖明詔福謀之意乎。為茲邑日擊棘宇頽垣敗
危。以延見士民。每思一日必算之義。雖煎熬不熾。為補考不
必為勞民動衆。不可為然。未墨餘聞。未嘗不營。高之聞。有邑人
乘相其役。以故魚所糾擾。而兩廡庫。一斬餘。隨力補苴。頽迫
替去。多有未及舉者。夫以累政因循。而欲興作于暮月之間。我
躬不聞。而欲為後人魚窟之計。不論他人往。自笑其迂闊也。
為知同寅之賢。与我志合。有若梁君者。予梁君來日尚多二事。
已俱集。一旦未辨。雖薦亦有壁記。後又未能視。梁君益有
愧矣。故為記之。因以自訟云。紹定庚寅十一月望。具位 新安

呂公 記 并書

意會臺記

清司王管文字廡亭舊在蒼廡西北遠河濱面枕甚宜地規操
編小上魚重屋客至局促对坐跬步不可擬及平餘氣鬱、不
舒如矜伏雁舟而蔽以短篷也欲故鄰墻從屋角建小月台費
無從出閱故腠得大柳林公營造餘金市材鳩工涓吉植木既
成攝衣而上羣峯畢露烟樹樓台室戶城市俱在吾目中如乍
出坎井一睹天日豈不快哉又其最佳地湖上南北諸山近在
几席三浮菡亭、碧空晨暉夕陰爰換洎史克仙前賢遺蹟可
想寄遠興于天末裝清思于坐中不出戶庭而得湖山佳趣坡
詩云朝暎迎客艷登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会一
杯當屬水仙王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因名其台曰意全如吾
為此台也慮而不可整晚擬表以板梓人謂本輕不重勢孤高

而身魚 憑依將有疾風震薄之虞且臺而不屋所以使仰視
必胃次也詎可又自障閉如蝸循耶乃止梓人之言于其身之
本克已之孝實近焉夫梓人為台者也而言有舍于理吾非格
物者也而心全于其言故也記之 征定五年十一月新安 記

竹坡記

古人愛竹隨寓而名者多矣而其類則因人竹林以七賢頭竹
漢以六逸頭竹里以王摩詰頭竹間以白楽天頭竹洞以韓昌
黎詩頭竹樓以王元之記頭至如竹所未聞扁題以袁景倩堂
邊亦頭余愛竹如古人寓居生起處皆以竹名復有小圃、有
坡、有竹僅千箇因結亭其間榜曰竹坡願聲望不能全古人
萬分之一不足以使是竹坡頭于今頭于後則勝此坡者祇以

辱此竹耳雖然王子猷才不掩行有愧坦之而以愛竹致人稱
之至今是子猷之名反以竹顯然則余姓名遭微或庶幾由是
竹被顯耶 紹定六年 五月 日 新安呂山 記

徽守劉寺丞生祠記

劉守闕名錄尚旆 生祠記

郡邑之改本忠養堂聞其語矣李古入官、至二千石可事斯
語矣且有而奉王音身在惠養到郡屬尔乃一切弗恤者亦有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奉、忠養之改初非有為而然者夫
均是人也而不同若此是有氣質之性為蓋氣質仁孝雖強之
為惡而不能氣質暴虎雖服之為善而不可所謂知惡不移也
始一耳劉摺仲閔孟林劉公寺丞古今仁孝君子也其在中朝
獲望顏色聆辭氣則已徇其所聞矣其後公自流民層出饑

邠期年而政成。邠道三里塗缺，巷頽，併為一，侯愛人利物之事，以次畢，奉盃，脰其為仁厚矣。一日，進拜，願下公飲之酒，而言于屋若鎮，市閭極蕭條，敝由征商，吾欲蠲之，甚固。公知于千里，疾苦云，鹿不寬心，而事閔，財計懼其格，而未即行也。方辭出閩，聞已符下，及門，信宿，扁榜，徧張，而又捐郡帑，以補其額，廢員闕，以杜其萌，中朝度以政其事，為之勇決，畧不淹辰。百年長惠，一朝掃去，吁，嗟乎！知其非義，已之斯速，非公之氣，庸仁厚能若矣乎？鄉人聚而譏曰：吾鎮苦苛征，父矣，環布皆山舟車，不通遠，實飽少，惟鄉民月過三、八日，符担來，合汗背，頰肩，志在錐刀，而滿錄，尽取重案，而歸，屋市者，每售一物，已就征矣，枕輟，食狼顧，恐愴不已，度出境，良父乃定往，一還卒，旁予道，課魚，為有橫。

加撓符不奪不饜真猛于虎也以故行不類出屋不顧歲市可
罪者官吏反搏手魚策日以課利不辨為憂公私于是俱困今
自吾到公洞燭其害而亟刻之遲途次乎而相慶商賈不日而
全集交易而連各無驚疑并市恬嬉飽食安寢曰吏曰民如脫
痼疾如起久痿如埒坳平賜九折之險而乍農康莊之衢也公
之德不可忘己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吾儕寧魚寸草心報答三
春暉哉有公貌以立生祠庶幾九真之故事且以公願知願未
而屬以記既有私憂過計者嘆曰公政聲洋洋行婦天朝豈
容久私其惠于吾鎮使來者能往賢獨幸甚否則未保其往也
噫天地之性其本則一仁孝之心人皆有之彼有不然者特汨
于氣稟之法而不善反之耳未可例以薄待人也故南斗星紀

之乎黃山白水之邦前漢牧守類皆仁厚按聞陸公者三公提
奉也公嘗与之同朝又仁厚君子也安知往來者不皆仁厚君
子乎吾竊其何愛鄉人權曰然願併記之將有考于他日劉公
名炳字叔文四明人今階為中奉大夫曾為象山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云端平二年正月旦日 具位 呂人 記

嘉賓錄記

新安古号大州于今為股肱郡士大夫入川廣遠行都征于此
者輪蹄相踵部使者歲時現問風俗太守与屬僚始至或代去
何時無之僑館舍不設則無以備將迎示現瞻矣先是州有館
曰三曰轉運司南行街曰北行街曰新安知北行街又廢南名
現風州僻在一隅人迹罕到于客寓非宜嘗移其榜于新安州

以存轉運司之舊，遇有載車員外置，則以為所事城東北隅。乾
明現之左，有沒入吏所屋，州同改為館，扁曰嘉賓，而門巷隘
隘，不能容車轍，殊弗稱。吏有家館之西，又惡不使于己，故下其
佑，以售方氏。由是部使者太守，与僚屬一遇，去来無所憩宿。士
大夫安止往，寓仗老之室，不得已，則悅就逆旅，悅侯寺正，慨
念堂，輔郡而陋。若是非闕政，缺昔晉文方與崇大，諸侯之館
賓，至如歸魚，寧當慮其後，以隸人之垣，羸諸侯，則有瓌之，他車
馮者，是有闕于世道之汙隆矣。詎可謂非急務，而弗亟造館西
吏，以民詞擊度，台漫没入其屋，侯謂机会之来，事其可己，乃申
乞州自輸所估之直，而得此屋，以徑其始，又增元所售，直取方
氏屋，道微之以宏其規模，有程樓張屋，頗障礙，二家乘侯為是

舉成願歸之以成其終侯不時其至酌之弗靳也予更備材鳩
工增廣湖色外畧新門台自八月六日至十一月朔凡八十有
五日而畢費錢千萬民無錢粟之擾而加賓館不惟得還曰現
且益崇大矣侯暇日命賓僚來遊地高屋重登臨四顧眺王莫
山迎擁篲前牛山鳥脚拱揖左右遂為一郡勝槩乃具願末以
書相屬曰吐子父母之邦也必所求聞請為我記之予謂今之
為州能若是者鮮矣非不能也已私錮之耳彼商計一郡之入
自工供郡計外秋毫皆吾橐中物歛而歲詣惟恐或遺其肯指
之于公廨我囊帛置金矢与秩修如獲城野所書滔、皆是望
能置如馬諸邠以清謝賓客且不宥而何有于館聞侯之到吾
郡也昔洵民瘼莫切輸銀亟析哀于朝得請乃已費出州家處

願惜欲士知獨方而賴濱蘇公實百世師表嘗出軍吾土那建
祠于郡李以風厲之修倉庾覽遠道除戎器今又一新賓館公
冢之事知無不為也始更有緩例徇息是以嘗試侯者侯曰此
官物也盡歸諸官帑侯有公需則給之惟此一念所以能收
奉公而遠及斯館既使得知侯數筆錯落布天下捐私徇公與
利除害則萬物吐氣天下火安豈徒兵革館舍而已乎既為鄉
人喜又為天下望是以衆為侯書之庶未者聞者俱有警焉侯
名祖常尚書文節公之季子其行已為政真有得于家傳云
嘉熙二年十二月八日朝請大夫行監察御史 呂 山 記

希賢堂記

鳳山汪君清之奉尊翁命築堂于屋之西偏与諸子姓肄業焉

中欲扁以梓實而得其實于鶴山魏公、謂名同美矣未免要
人爵也曷若憐天爵而人爵自從之乎茲則如之何而憐之曰
灑漢周子有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之則憐之矣因為易
其扁而大書曰希賢堂清之既揭諸堂之顏亟以語予請為發
其義予方多事未暇也茲又來訪錢唐馬城之寓舍而清益力
予何敢輕下注脚謹即周子之言中之夫自士而賢自賢而聖
而天其功善大而希之、始苟以賢為準的賢者以伊尹之所
志顏淵之所學為的準伊尹之所志豈非欲克舜其君而無一
夫不得其所歟顏淵之所學豈非欲不迂怒不二過而三月不
違仁歟彼其耕莘野而采克舜之道伊尹固未嘗無顏淵之學
居陋巷而發高邦之問顏淵亦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

則皆世周子時本其一出一處之頭緒者以詔天下後世耳士
而志伊尹之志則必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射之有志蕪無不中
而柯樹國罔專矣矣學顏淵之孝則必清事于為仁之日就川
之孝信行無不至而晞顏亦顏徒矣由顏淵之孝充伊尹之志
成已成物之道備矣雖然二大賢之志之孝人皆可希也而有
能而不能者誠不誠之間也誠者何實而無妄之謂也士能反
身而誠不事得飾則立志講孝必以實而無愧于身事親復兄
必以實而無愧于家忠信篤敬必以實而無愧于鄉黨勤謹幹
必以實而無愧于官有實勝之喜無名勝之耻由是復為執為
兩賢可希等而上之性為安為而聖可希又等而上之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而神可希神則天矣即周子之書反矣袖鐔

而希之、功不其大判鶴山之望于清之不其至哉異時清之
端處斯堂松栢其格而諸子短齒茅玉葉輝映其下相与日希
賢之扁心希賢之長心之則常日之、則益心之求其如伊
顏者去其不如伊顏者是能尽希賢之實也不斯扁之功也抑
予聞伊志顏季自孔孟而後得周子作書而益彰周子之書自
二程子而後得朱文公先生訓說而始著清之居近先生之故
廬去先生之世未遠故多得先生之遺言遺墨口之不置乎之
不釋宝之不啻曲阜之廟則于先生所傳周子希賢之說講之
必熟今乃不予彼而有請焉得非以予常有意從事于斯歟清
之章以予前之言歸而求之又轉以告吾鄉人母使新安朱文
公所傳周子之正季洋、于四方而独流、于新安以啟東家

丘之謂是區之望也清之曰唯清埒刻諸堂壁与同志共之
嘉慶三年長至日里人竹坡 呂 記 并書

牧齋記

方山甫以牧名齋而貽書竹坡曰吾將以牧吾心也幸為我題
其扁而記之客有見者唯曰赤子之心人所均有四端萬善皆
由是生而真得于牧母乃撰笛助長之為乎竹坡曰噫牧齋也
心苟得養不助而長苟不養心枕笛不耘豈誠与子現考牧之
詩牧人之牧牛耳也何羨貧餼以時出入泉清林茂泛其所適
故角者耳者降者飲者寢而祀者來而升者各遂其性各得其
養而後謂之牧焉否則受人之牛羊而多牧之不得不足以為
牧矣豈有愛此心于天而不知墮以養之耶雖茲養之非唯魚

害為唯魚害非唯宰欲為唯欲害其心、如不得養矣孟軻內
有言養心莫善于寡欲汨之以貨利惑之以声色誘之以榮達
迫之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滅窮乏之得我欲無窮害者衆
將見瘠人肥己靡有戚容而惻隱之心失嗜利忘義略無愧色
而羞惡之心失爭先捷徑不肯後人而辨避之心失愛亂黑白
曲逞私意而是非之心失此心既失何養之云譬之楛苗棘莠
不去培養徒勞故苗不多掘而助之矣耳而可遂舍之不足守吾
聞山甫解豮故垂絕之人倡義蘇被獲之戶其季清以田易屋
慨然避之而無所取鄉閭有交惡者爭赴懇于門以貞厥成凡
吾前所謂失其心之事山甫皆無有而猶求所以救之者豈非
慎物欲無為害一息不芸茅又塞之將無以固其養耶客聲而

言曰寡欲養心既開命矣人欲滔、未易遏也敢問何如而寡之
竹坡曰噫善哉問夫人之心易縱難收縱則馳騁于高遠蕩流
于荒唐奔放四出莫之砥止欲難寡心難收矣易曰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能謙而卑則謹畏收歛之時多馳騁流蕩之時少
動必循矩不敢自縱而何患欲之不寡心之不牧哉客竊然悟
躍竝喜琅玕應之曰李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謙卑以自
牧寡欲以養心皆求放心之道也今而後知李問之不可以已
如是夫竹坡撫掌三嘆起而因記乃客問谷以漫山甫

嘉熙四年二月日竹坡 呂上 記併書

見山庵記

新安石鐘大好山水邦人室戶率多依山間屋平陸則左右前

履近不陸步遠不三致里無非山也凡人遇物罕見必致購指
目以為奇若生長于山朝夕与接柱一玩而忘矣于方子家豈
宋法上面秦潭山自提孩髻髻迄今起屋出入無日不見茲山
宜其玩而忘也一旦即旧所築書堂以見山庵名之而求记于
予曰 若鷺喜創見者之為何哉记曰心不在焉視之而不見
攫金者不見市人逐鹿者不見泰山夫笑多于市人笑高于泰
山而攫金逐鹿者不之見心不在也心苟在焉坐見于牆舍見
于羹矣方子之志巍々乎常在茲山也志常在茲則見常在茲
安得玩而忘之乎嗚呼昔嘗遊是庵徘徊四顧其西則黃山支脉
起造蜿蜒至是而將止其北則灵山卷翠覆列屏障与黃山相
掩映其自南而來則金紫黃羅諸峯逶迤會于郡閩者也而秦

潭之山特峙于是庵之前方子讀書于是會賓于是食而游与
勞而憩于是每奉自見山寧無感于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詩
乎夫靖節不徒見也彼当世我相違欲以名節自全惟恐入山
之不深故以南山發興焉方子年方強仕才足以馳驅爭受文
足以鼓行場屋將馳騁功名之會与一世相周旋未可遽以靖
節之見也予意其見山之端然而靜也得而不反現內省却仿
屏慮而与之俱靜乎見山之蔚然而秀也得而不左而右史摘章
拾句而与之俱秀乎見山之高也得不自拔于流俗而与之俱
出其類乎見山之壽也得不自立其名而与之俱傳不朽乎
足則方子之見也而亦予之有所感也步在壬午宦遊于勤始
履登繁齋袁公之門予時寓蕭寺公不以其不肖肯折筆行相

徑未比將峰也公觴之且贈以陶韓二文集而勉之曰處則為
陶淵明出則為韓魏公倪仰之間十九年矣出國不能稱先生
長者之期望虛其賦不自勉乎茲則靖節悠茲之見正呂子當
家屋而日見之年若方子則未可也嘉熙四年八月日呂公記

李氏長春園記

人生天壤間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園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賢
子孫滿詩讀書可以不墜失家聲此至樂也而行未懷金不與
為顧能備是樂極鮮或買山無資或立錫魚池或讀書種子未
必盡如人意柱、而是間有高臺大廈徇詔觀深西陌東阡日
增月廣園囿景物之可縱所如蘭玉提藝之相為輝映豈不可
樂而獲投于富貴利達如蝸牛升巖而不疲蟻坂好上而不已

卒于鍾鳴漏盡未嘗得一日少安厥居載美酒逐清景以自樂
其樂者不可悔己不履李公生名門早入太李又亞從諸先
生游問李淵淙風度閑雅功名宜可展契效而翱翔容与不肖
与世俗爭進宦官中都厭走紅塵僅終更浩然而歸即營長春
園于屋側而將老為坡為池為浦為堤為堂為亭為舍為廡
隨地之宜植以花卉与其子愚谷明暮吟哦其間本之以魏晉
之高古參之以晚唐之清幽每出一篇相娛則為之寢食有
味無異坡翁之与斜川也而又藏書有接讀書有堂日課二孫
于斯愚谷琢句餘暇俯從事舉子業亦于斯所謂無遠而不自
得者蓋其蓄畜之入足辦所需而無求于外故優游哉而樂
不厭窮也視夫不能情足樂与有其樂而不能以自樂者萬不

偉矣昔唐李愿居盤谷以為鑒于前孰若無毀于後樂于身孰
若無憂于心見高城遠韓昌黎喜談而宋道之不廢豈其苗裔
耶何趣向之相似也茲俞愚谷來清曰吾園中之扁不一而搃
名以長春以四相時之花不咸在也幸為我記其梗槩于方有
此志恨力未能而不廢先我著鞭曷勝忻慕乃慶昌黎盤谷之
秋以遺之歎曰長春之中茹芝以為宮長春之下躬耕以佃糲
長春之泉溪壑双清可以泗湘長春之所橫舟商各當其所
晚淨之蓮詠陶之菊造為容菰浦之蒲竹坡之竹相回復嘆長
春之樂予之未渠夾用之則行予舍之則成遺子孫以遺李逸
致兮止言祥身与心兮俱泰康彼外物兮不足望吾方窮屈
兮野處欲往從之而未遑兮徒惶惶以徜徉

搔碧閣記

山川人物胡為隱顯是殆有數不偶然也江南之山天日為高而新安黃山尤高于天日凡鄰郡山皆其支脉也揚之水合眾流至歙浦与率水合而東是為浙江之源歙新安山水之佳名天下按屬志者類能言之乃若自歙浦東十里為淪潭深沈漫漭徭淨如鏡其黃山支脉蜿蜒循水南而下至是名曰東山与潭相輝映真一勝槩焉此未有品題者予友人方元美世家潭上自其先君子于所居之石築室讀書榜以求志竹徑溪窈窕影茂塞風帆來往莫窺其藩林其為高人隱士之庐而斯山時亦与之俱隱茲元美先君子雖以求志終其身寧不以行義達道有望于後自堂敞于水元美始于所居之左臨流而閣為于

是滄潭涵上而朝宗東山巍，而後極若天道神轉怒為湧出
軒路呈露近在几席使人心開目明神思超逸而元美亦于斯
時以其鍾奇孕秀之姿以赴功名事業之會秉博而走邊鄙則
策勳于羽檄交馳之中裨膺而入場屋則脫穎于衆俊角立之
際蜚英騰茂方自茲始其季羣亦皆友弟怡、克家好李故滄
潭東山之勝与方氏声誉之美同顯聞于時且將俱傳不朽矣
山川人物相為隱顯豈不信哉聞成已久元美請于請名乃為
取季翰林之詩名以操碧而語之曰自有斯潭使有斯山自有
斯山使有斯碧上下相影互相摩盪非昔無而今始有也特与
人隱顯各有時耳元美曰吾聞得名固善而水志之空亦不欺
不胡耳以承先志也予聞又壁張氏築室壑因于汗江之間勝

京師一革可就東坡先生美其闕門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
門峭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行義求志無遠不可今方氏之居出
戶聞津一萬水活不三數日可達行都元美既達權碧之間且
不忘求志之堂得非有見于坡翁記張氏之意乎元美笑而不
答漢清記其事而併書其扁于叢屢做道權碧之虛心竊忻慕
每欲問舍致鄉得有如權碧者青山橫陳其前流水縈繞其下
日夕應接以償吾志而未能也茲聞其請來為書之元美端与
季季揚諸間上手異時理棹而還瓶舟叩謁庶不為生客云

復齋記

大易之道包羅三才執一論之是非知易堂求之復笑考其卦
義則有以見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感負考其象則有以

見聖人下語人事上順天時考其是非則又有以見修身為君之道無所不備也是可以一端論我汪君子俊以復名齋而五求予為之記予始取文之所謂脩身而切于子俊者言之士君子且身行己不遇致謹于善不善之間耳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堯之于心而不形之于迹此物九之不遠復顏子之不二過而聖人之所深取也苟未至此而為六二之休復則深悟于改過遷善之說而降心于初九復禮之仁過雖已形不敢復萌于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善底幾近之亦聖人之所美也至于既失而復、而又失至再至三可謂危厲甚雖屢失而亦屢復此三之頻復所以為魚咎若于貢宰于冉求之徒雖亟見責于聖人亦卒獲于四科之列也聖人之誘人為善于斯極矣

而有屋于習俗波蕩之中翻然自動其趨善徇方之念中行
復以此吾道若立鄉童子之類聖人猶將進之而不棄也士
君子能反衆抽擇于文之義而修身之道洞見顯末矣乃若
六五之厚復上六之速復雖為君道設然欲復于善而柔弱無助是
僅能無悔而終不足与有為也速不知復而自取災皆是動則
有害而終無一之可行也此亦豈非士君子之所當反躬而自
省者歟子俊良田美宅家世豐腴宜將峻宇雕牆安恬而自適
曲眉豐頰列屋而閑庭可也今不此之務而違齋以處其身取
復以名其齋是固有異于世俗之好高己不速之復必其素所
講明而力行者也而真勇于頻復速復耶又真事于齋之名耶
顧內反方寸雖常自警而外揭扁榜時現有為內外交相養而

于復始可履膚弗失矣。雖茲復之為卦，必繼之剝之。復者物不可以終尽，剝此受之以復陰之極者。陽復生此天地生物之心。循環無窮，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至惟于物其于人也。亦生与之於有生之初，必欲其全之于有生之歲。夫者必欲其復得塞者必欲其復通使之生，無有終窮則體天地之心順天地之理，現復之義。謹願身修而後，魚負于天地矣。于復其勉之。我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達以致君澤民無斯須不謹乎復而

是菴之名由是頭闢于時于又當為于復賦之
淳祐元年 五月一日 竹坡呂公 序記

林可山柁樓記

可山以江湖穩處扁其室樓因以柁名。雪夜秉吳入越訪于于

稽山閣下曰吾欲以身遊江湖非舟不能吾欲駕舟尋獲處非
柁不可予為我發其義余謂可山捨孤山莫祖山隱而致玉川
康節高吟洛城皆山林而跡市朝是棄平地枉席之安而泛舟
楫以涉江湖之險也如欲履險而求安則有江湖散人持柁之
說在夫持柁貴乎牢不牢則放縱而罔知所操持柁貴乎正不
正則流蕩而罔知所屬手不知所操舟不知所屬風濤洶湧不
其危哉可山好吟江湖之詩若嘲風詠月中含讥刺則吾不知
也惟若康節平生不作皺眉事拍滿懷都是春之句則人不
我疑而柁牢矣可山好交江湖之友若泛取輕互互相標榜則
吾不知也惟若玉川破屋數間往來皆昌黎籍沒輩則人不我
深而柁正矣既牢且正傍怒不生萬人海中一身安穩視彼抗

塵夫俗達名競利如小舟逐柴推兀掀舞一日十二時魚非風
波而可山樵高卧百尺樓上酌酒賦詩悠然自得如乘巨艦
平漫水波不與十手爭指曰此真穩處也非善持柁者未易立
此可山以為然否淳祐二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竹坡呂公記

徽城蠲稅記

閩市征禁今急吏卒肥民旅瘠此州郡通患也而新安又非他
郡比郡在萬山間舟車不通富商大賈不至土產不過魚肉蔬
果漆楮豆麻而已步征為額雖僅止萬楮而衣食其中者不一
徃、越境發篋以逞威推肥利隨以俾毒商旅凋殘而來去索
兩端者總、也由是物貨罕聚升市蕭條前復相承恬不為怪
郡侯鄭公開藩南四月溝求民瘼近在城閭爬梳揆摩是誠在

我乃具題末申 朝省罷稅務廢推官課額無巨細悉除之有
闕徑總制轉運司合令隸錢則搏節那補不以煩有司道路現
傳商旅爭集始有富州氣象公朝寬大亟俞其請郡之人士合
辭來言曰昔劉侯汝岩寺鎮稅鎮人為立祠而子記之矣以一
鎮視一郡事體之輕重惠利之廣隘可知也鄭侯之德吾郡當
如何而報稱我方相與繪像建祠于懷恩堂以祈公壽又琢磨
棠石將紀其事以示悠久不忘之意子遠來歸目擊斯奉願以
記清公闕商旅懋遷不憚寒暑險阻竊寓無聊者以着什伯之
利耳而愚奪之手故自一鎮一縣以至一州有餘少地其征其
誰不願出于塗而為一錢一珠一州或不有為者是措于吏商
也彼方以吏為商而肯弛商之征乎今鄭侯力行仁政買田代

析斛之輪創康平膏雜之價不惜重費以終免銀之患凡可以
利吾民悉捐已高之而融征乃其行仁政之先務此則有吏而
商者聞戾之風爭不以愧是可書以為天下功且岩銀之融
征也錢一再壞于賤丈夫之手幸賴記文以免是可書以昭
後人近世有為郡者嘗缺在城之稅不放踵二子同時以妙齡
登八座相傳為衣冠盛事是可書以慰吾鄉人悵：項祝
鄭戾之心乎咸曰茲乃記之

欽錄新學記

古者冢有塾党有庠術有序國有季凡所以為教者其思慮周
詳其規畫俱審上下未嘗不兼奉也周官司徒掌邦教自萬二
千五百家之鄉等而下之至五百家之黨百家之族各有其職

王制簡不帥教則自鄉而郊自邦而序亦各有習禮之學焉是
以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董仲舒必交舉五言之
白虎通論古之教民亦曰百里皆有師學之不嚴其詳如此一
朝聲與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其初有四書院慶曆四年始
設州縣皆立學由是李校遍天下矣吾郡由佑吳以來左右
李確于它州近步以紫陽為朱文公闕里又闕于 朝以建書
院南北輝映矜佩霞盛外邑亦皆有李歛為邑最大曰有李在
縣而而久廢不立附庸于郡豈非闕典歟天台謝庚堂開藩之
始拜先聖于泮宮謁文公于紫陽凡兩學位衍禮文之事未嘗
不蓄于意也先是別駕洪宗烈諭得蜀本文公語類欽刊置書
院未果而滿去庚至銳意指帑成之雖費重無新所以惠後李

甚渥一日預得幕中士歛丞陸黜休寧尉趙不肖曰歛邑闕典

其可弗高費無煩難與民一于郡乎取乃相地縣治之左岡阜
屹立四山環抱峰壑奇拔卓然在前潯陰陽向背之宜無啗營
湫隘之患山巔又先有文公祠在焉余謂建李莫如此地于是
擇工必精取材必良往始于庚戌臘月朔日落成于辛亥九月
朔日奠謁有廟講書有堂賤事土徒有舍不侈不陋前仇門廡
後列庖廡規摹位置各得其所且迂文公祠密迹禮殿講堂而
一新之規前益宏壯相予以終其後者祈門簿刻夢發歛東尉
毛洪也祭器衣服既備侯將練日釋菜于先聖先師而為書命
劉君樹袖見屬曰那有李紫陽有書院今附邑又建是李以補
其闕遺豈徒增廣李舍以為現美哉區、歛益延 聖朝之風

化丕衍儒先之派傳勸後李光前聞而已子生長茲邑幸為我
書其事發其意也 以執書聲並曰侯動篤若是各鄙其思竟之
三季異時頗相詔告相現為善可相習為非不可尚齒相遜可
尚氣相競不可昔無此季今有此季而氣象一新可今有此季
與昔無此季而無大相遠不可季有郡邑之異道同孔孟之尊
同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同盡惻隱羞惡辭逆是非
之心致知而力行下季而上達義利界限必分于平時出處大
節必謹于它日廉乎屋容屋狎在官在朝一皆魚愧此侯之所
深望而人雖不敏不敢以不書也抑聞之士戒孤陋寡聞要當
以朋友講習然非有以聚而養之則何以朝夕羣居廣聞見而
有疑或執侯既建是季又營置田畝以備澹養博遊俊秀以充

出員定致典刑端重者領袖之主之以邑長輩慮龍課之以毛
君法其有意作成如此是因可為吾黨賀而竊有憂焉公奔走
四方每見郡邑李校其弊有難言者大抵利附郭不利外鄉先
入則擅有其原裕後來則欲進而甚環循至賊事日以豐厚而
生徒掃若晨星凡若此者非求講習之益也吾黨漸厚文公之
緒餘涵養致遠之器滅其必知所以自異于世俗之通弊而仰
副賢侯之盛心矣敢不併書以告是歲十月望日具位呂年記

南山紫極宮記

新安城西二十五里有鎮曰岩寺。四民紫極類壯邑。旁有山。特起曰南山。閭鎮所宗也。朽鎮多火災。陰陽家者流謂此山。居南方所致。乃遭祠山頂像。北方佑聖真君。其中扁曰。民愿以厭之。住。照常人香火。弗虔。有灵宝法師。章君思道。本歙之章。祈人家于縣。德非慕。方外遊。閭皂山。尽得其師之科。技而歸。鎮人延主祠事。思道工符篆。精黃錄。鍊度。自柳郡達江浙。諸公貴人。爭致之。松祈召攝。應捷。桴鼓。冰詩。祀戒。口傳耳熟。戶外之履。日野而塵。身扁榜。俱不稱。鎮人合辭于州。請以城南。廢道宮之額。曰紫極者。移之南山。以為重。就以思道主。馬展。其有興乎。州命具其事。以報宮。自有唐在城。兩三里許。後

端徒據為佛所我 朝政和中復令額宣和厄于睦寇建炎
以來乍修復甃尺椽片瓦靡有孑遺耗矣不廢何具是始有
數移之南山為宜且貴 葺理次第而後闢于部 紹熙

元年八月也思道既領宮事鳩工庶材以創殿宇葺土設色
以儼像貌度弟子為道士買田畝以贖衆經書具恪輸與一
新南山紫極宮之名一旦闢于四方思道羽化後遣子道清
大師管轄謝得一孫知宮事李正中同知宮事宋履義嗣而
葺之又闢地起藏金碧徇耀庶益信嚮教益尊得一謂辛勤
四十年宮始備而移額非朝廷命則無以安厥屨阜先志於
是復請于郡侯謝公以闢部比符下得一未訪喜見眉睫間
曰君生長吾鎮先師有是宮之本末君所知也今幸畢事願

以記清山家南山之陰兒時見所謂真聖祠甚狹小自思道
來居日廣以肆每風晨月夕率徒眾唱步虛於雲林之墟于
山之顛鏗鏘清亮若鈞天九奏動于雲中使人飄飄有登仙
意思道与人言如不出諸口而睥睨盡背見者莫不愛敬故
能感化人心以與是宮得一又能強毅果決始終不倦以成
是宮正中瀟洒沆沆有思道風處義与其行輩亦皆充承得
一幹盡之意是宮之昌其可孰乎誠使吾黨之士皆能若是
抗志堅用力勤上唱而下和前作而後繼功用當不止此是
其枝非与吾黨異其事則可為吾黨勛可書也已吾鎮自建
宮後迄無火燬尤彰灼有功于人視他為老子浮屠氏侈靡
自違無益生民詎可同日而語是又可書意以貧故去鄉

而道又矣所至即安，即為家柱而山常在。夢寐今聞宮宇
益壯，而于前寧不動筆表之。思其時得歸故里，固不能效
李真之誕放，高者登茲山賦之。

紹定五年壬辰七月十五日

朝奉大夫特差充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里人 吳 某書題

休寧縣方吳寺西院新建藏記

佛入中國不立文字五千四十八卷其徒相傳謂宝林大士哀
憫閻浮提中淪墮迷塗与所知竟乃聚五千四十八卷以為輪
藏、取其靜、以明之輪取其動、以明慧由此動靜以悟定
慧佛之定慧如吾儒之定應也不知吾儒亦可做是輪藏備六
徑諸子百家于一運轉頃遂悟所謂定應者乎其徒又謂諸天
鬼神大地山河魏宮釋梵種種、相好具在其上所以復持五千
四十八卷使橫目而視皆生信心不知吾儒以古先聖賢刻諸
輪藏亦可護持六徑諸子百家以啟人之信乎其徒又謂左旋
象天右旋象地法輪一轉統鼓周旋凡旋一匝當滿五千四十
八卷一遍不知吾儒諸子百家不必手披口吟惟以輪藏轉運

即可精熟已乎予聞宝林大士初意謂五千四十八卷無非記
佛善言思所以宝藏之而又為机械輪轉以便閱習耳流傳既
遠此意寔失粗于莊嚴備極華而怠于誦習記諸運轉又自一
輪源為五輪金碧愈輝心目愈缺將使釋俗眩華忘實掉器具
筆手未嘗觸是枕吾儒有書不浚也諸佛之說何由以傳宝林
之意豈不遠汎乎身有此丘法名宗德既白方與徧參知識復
履未煇心有不懌如此佛序無徑可譯如此佛堂于法無得獲
勇猛心違大工役殿宇外周輪藏內飾天竺經綸固有遺 咨
我仗徒稽首皈依同學道存口誦心惟寺闈于我法興一時黑
白讚歎善哉德師佛中龍象鬼逆神移是為釋宮天祿石渠德
乃合瓜吾何有能藉諸禮那不日而成大施倡眾力主此盟遂

濟登茲程公端明德請予記為下一轉茲舉也始予有志終之
無倦化魚為有厥幼立見是則可書以為世勸

淳祐四年 六月六日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資錄院檢討官 呂平記并書

明遠呂公祠堂記

徽城西三十里有呂塢呂公所為塢也塢之凍在孝悌忠賜兩
鄉之間築絕溪流匯為一壑而南下為南北二渠灌田萬畝而
羸中有呂湖為呂公所居政址郡東武黃墩湖射蛟亭即此湖
公之生蓋在蕭梁之首惟名字不可攷世傳公為塢時贊力雄
銀日率家僮數百相視春鍾數年而成祠事不知始于何年刻

像葦祠自方節幹山甫始明遠之題用孟貞耀例則察院右史
竹坡公為之今遺胤枕著仕者宗之積善之履如此古者稱公
不名如三光至公魯中公不官為賢以地配姓如白渠彭城亦
何嘗不著自蕭梁時距今已八百餘年此復可知矣頃步詢杏
丞相竹坡子西城益簿與朱迪功伯鳳方尚幹汝直或功緣或
董事葦舊構新寔以完茲惟有記未反人方士清移書曹涇使
為之沒之言曰禹之明德遠矣知者創物匪明不赫其惠無窮
斯之謂遠禹平水土以有田賦粒乃蒸民萬世永賴呂公奮自
一身惠洽一鄉推之一國天下殆無不可謂之明遠亦宜禮不
云乎報本反始農索坊庸之增門戶憲行之事有由來矣豈惟
今日豈惟此祠哉又按二渠之旁泓而數之方汪徐朱四姓為

大江宦商免于征糧積世厄事三姓而止其出于方之主作者
實多姑撫近闡行文為鄉正重行籍定田主畝數元旦豁免官
戶今當科夫汝愚與徐自誠創用松木移塌疏渠若澤拓九年
經印版簿又運幹子回為之起唐大順以來屢訂數吏毫分楮
次所謂二十三營百二十甲首者如指諸掌如昨日事不可忽
也不可忘也夫有此場並後成此田明遠公之賜大矣治此田
乃得營此報成民而致力于神又其序也此記之所宜常暇得
書也士清村丈之來孫節幹之孫惠義知礼所謂鄉黨自好者
云

至大二年己酉步 九月 朔 里人前進士 曹涇

天山院記

新安為郡環以萬山，名甚夥，此獨以灵名，意其必鍾奇孕秀，是生英賢以瑞斯世，不則雲興霧滿降而甘露以澤萬物，又不則仙佛神人居之為椽栴皈依之所，而後可以為灵于家及松楸去茲山可十四五里許，常望見之宛若屏障，鈞遊徑行率與俯仰拱揖，黃山諸峯峭拔秀麗，從山背或聽或見，極為奇現，聞諸長老茲山有神廟，食其間曰灵王，有甘露殿，時現光其類曰灵金，又有佛廬，屋其麓甚古，而以灵山之名扁其額，則其謂之灵也，固宜。予時為奉子季，足跡未暇到也。矧一行仲吏，隨牒四方，踰二十年，每見他山必憶茲山，步在丙申，里屋始偕友人汪翔南游焉，時亦未能整履登山，姑諸山麓之佛廬，主僧健遠師。

与予生同里相稔闻予帰喜見予未游又喜相劳苦作清淨供
甚殷勤予案筆磨壁间絶句云 浪漫人间现宰官束帛西走
没遮闲有时經歷名山處使憶灵山是故山别去又三換步蓮
判前诗見遺且介翔甫未言四五庐肇運唐天祐之三稜我
朝南渡空為禪院慶元中香積屢空垣頽壁敗不可屈禪子里
人汪仕周輩以鄰邑休寧方與寺僧正果有龍象力相与狀予
郡延主其席而寺復振自是仍為甲乙住持徑遠宝嗣其後全
于智良孫崇善又嗣徒遠後皆不敢不嗣葦也顧歷年如是廢
興如是而未有紀述事若有待君子茲山不為無緣幸施我記
文予方謀退處竹坡日對湖山間徜徉灵隱天竺以適吾性又
念信美而非吾土鄉夢相 未嘗不在灵山之下縱不能效白

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竇錄院檢討官呂記

清泉院記

清泉院在歙縣西三十里按新安志唐大中二年建入我朝
宣和癸卯釋常照始違法堂建矣戊申釋常富稍遷而西紹興
丁巳庚午間伏殿鍾樓次第以奉皆富之為也至淳熙壬寅得
釋廣淨惠僧惠采而僧室藏室倉庫庖湍俱備焉紹熙壬子釋
廣瓊撤方丈而新之軒窗玲瓏落徑舊構寺至始是盛越丙子
釋了初惠詢又建诸天閣于門益雄偉全釋紹隆与崇灯宝璽
其後謂诸天里中寺在、有之將易為五百羅漢傲閩浙梵剎
環四壁列岩洞高下重複嵌空蒼翠雜以松栢橫以橋梁佐以

青虬白象後倪于菟之屬要使是五百人為離塵出俗之姿襟
渺寥騰于其上間見層出金色照耀行住坐卧各、自在如屋
天台屬蕩山中規模位置已有端倪行又為一寺勝槩蓋自宣
和至是幾百三十年釋子相繼辛勤締創以成此屋廡為西鄉
招提冠良不易、故俊秀多琢磨于斯鄉鄰多合成于斯士女
遇時即而嬉官吏以公事而出亦多憩飲于斯友人方山甫家
連瑞相去二里而近好季喜賓客有燕集亦必期會于斯如是
者三世矣近來訪馬城寓舍曰君与灵山寺僅有一日雅便劫
白采天香山為之記清泉君嘗教游乃瀾傳遠之刻獨無志乎
且灯之銳志于閩也君嘗患以疏文并之名公鉅人若善知識
見輒率施願工役琅大未即既事願併著一語聖其勇猛母有

遶轉亦成人之美也予念是寺實鄰外家自孩提距今周一甲
子與諸舅親朋不知幾到焉每見于影落森野水繁汙墨妙
淋漓于壁間鐘聲悠揚于木杪珍樓寶屋互相輝映禪房丈室
各極清幽性：留至信宿徘徊不能去而瘡初之徒又皆相趨
今諸舅親朋与瘡初客蒞殆盡予亦无笑寧不感嘆向使其法
本無傳肯堂弗念梁桷摧剝廳木彫闕廢前功而蓋鄉閭豈不
令人重感歎哉茲聞輪奐欣榮視前有加善當如何夫釋氏老
子之居其具廢何与哉華茲得人情以交際乘成事而紀跡則
亦有不吝已者韓昌黎于二內欲火其書廡其屋及遇大顯則
尚連從僅始不思捨泗濱浮菑跨虛突兀于掃地一空之餘亦
為澄現攝振發揮無新跡非所謂緣人情以交際乘成事而紀

冰者耶予叢記紫極近記灵山亦庶哉昌黎之意而已然則慨
清泉興建之勤思曠昔進遊之奮奮筆書之以從山庸之請可
不可予寺本以方丈有泉故號玉泉是鄉之里亦以玉泉名自
寺稍遷其泉故在今寺後蔬園中宛然也茲僧俗相承寺不曰
玉泉而曰清泉云

嘉熙原子夏至日 里人

朝請大夫新知全州軍州兼管内勅農事 借紫 呂平記

慈竺院記

嘉熙三年八月八日缺尼租墜狀于郡曰租墜俗家天山之前
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水旱疾疫必禱必應今頽毀久矣通

者大息祖澄不授不謀于衆不丐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
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千而復成与徒衆晨香夕灯上祝
聖人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願昔馬臻莽今馬道場于吾佛
法園善而名顯不傳 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難惟因
兵廢于彼而取以名于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
寺中有廢院曰慈竺祖澄願徒以榜之惟慈悲幸聽那嘉其意
為上之部、上之省至四年 月 下黑白衆瞻仰現喜嘆未
曾有于友人汪翔甫述其願末末以記清澄翔甫之諸姑也自
乾竺經法入中國其徒備著天堂地獄之狀屢報因果罪福之
說以為人死為鬼、復為人隨善惡報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
女人惡事如是現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魚智愚時趨之婦

人女子不信嚮焉茲流契有二彼其朝耕房閨暮宿禱寂對父母深受絕男女大欲離棄骨肉食壞衣以自屏于山薊水澗足跡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豈類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為式又摩那辛之香到香做龍蛇汙雜而礼法闕矣澄則不然幼則即茹蔬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旃仁寺尼如通旋違其家靜處一室日以焚誦為事或問之曰出家兒者如是耶澄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塞矣道林師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履常滿僧俗混處非使始別營室戶以居之而必于其族鄰宴遊之地履恩相愛文相接融異於在家時也澄雖以度人為事然不輕受徃、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魚求

于外者乃与之進俱不尔則外誘內搆將不能相与以守吾教
矣此豈滅人通闕礼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內使其不具室里未
尼之相內從事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未則懿範婦德母
儀者必有可現者士大夫平日于親故交際穆相敬愛一旦利
害相及名位相軋反眼若不相識而亨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
求富貴利達不背公死黨則左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
非恤也聞澄之風寧不出愧昔韓吏部于謝自然深歎其者戒
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願独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窗追攀不可
其特守甚嚴有以自振于流俗者况彼有澄之一犹見取于吏
部、而遇澄当如何其称予也于政因翔甫之清極陳其事
以警世之為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不以自警云

淳祐元年正月日朝散大夫新知

全州

兼管内勸農事呂山記

仁義院記

沂欽溪而西可一舍許其南有阿爾若者枕金竺依山帶溪坊
趙宋大中祥符之元面西南向陰陽家以為不良于是也嘉定
丙子僧守真徙向丙己茲復宗風種子浸以繁衍余晚倦還鄉
老香城上慕陶靖節香山居士乃逸滿等結蓮社香火錫泊乎
所謂在家僧者日一闍士闍門頗見壞其所則王仁義院師秀
能師曰吾教中以魚為法以有為幼有，不有是謂大東翔吾
宇上接肇造垂三百年棟老楹欹原為將廢咸淳間先師正遠
雖當首倡營繕致為而未竟此意曷敢忘是故我有可無不可

以無吾宇地地地律志匠是畫規模位置志有指授為殿為堂
為廡為廊復闢運 左設筆軒室以墜塗甃以陶甃樸斷完好
構架孔碩山藻丹雘金碧爛如于是樓佛有宮覆法有神上及
諸天下非十地莫不有像端嚴形繪備具條極或跨龍鳳後視
或袒右服珠璣孔雀或跏趺生蟒或擎杵降魔批威神充森
奕歆動奉奠能殫有識無知同不瞻札竿役咸淳五年越宗歷
元于今且二十茲益為之以久不以暫進之以暫不以遠故僅
卒有成嘻豈為茲哉雖然是役也非謀人非假禮施吾唯案主
奉均委積不有吾有以為之又幸吾徒若富禮德秀衍慶室惠
庭翠俾咸勤而則例之又斥歲餘貲田 畝充常住揭英計庶
表裏相資庶以弗墜昔先君左史惠幸泉石翫貴以待如寺以

仁義名乎求仁義實之句今犹焜耀鏡刊意公家世有夙緣願
記之以無忘厥始余曩茲謝其英緯今夫世之為浮屠者則曰
吾無以克己望也己望蓋矣又曰營業架木不如無心崇飾塔
廟不如一浮生若寄莫屬浪自苦于是聽其自起自仆不復以
為若有之間有知補契葺壞之說振錫擊鉢打硬抄化廣張罪
福因果以誘四方善男信女以規取錫銖疑亦有志或者又明
盱旋貪羨沉涵隨日所獲為口體謀于是莫之能繼而不暇以
為令師独能遺有猷聚勸躬疚壞無待布施作諸種：佛事信
起較常浮屠凡數寺而不寧唯是方且持律總眾豎佛以號其
徒亦悉倒囊罄囊唯上之為尚且興起且勞相之不惜且不疑
夫其捐財衆施似仁紉假合之衆而畢力一心似義向之切借

仁義以文其名者今將久不做歸揄為真有履、孟氏追揚之
意是異蹙蹙踈甚至總提之為者不亦大可敬哉嗚呼若仁
乃義本吾儒日用常典士大夫平居暇日冠圓履方口不絕談
仁義但知實究竟處魚哉何而利心一生雖骨四所不違恤者
世罕有之或兄弟也而閭牆或父子也而豺虎仁義幾斯盡矣
闕師之行不油然而覺其天者乎師俗氏葉里人也牧慙而儉
澹高而見真得精進心具堅固力宜其能此魚唯者規其非性
忘形所立之卑如此使冠其顛而律以吾之仁義進、豈易量
哉吾于是重有感己且因以誌吾黨之士云

至元二十二年步在顯蒙位盡二月既望前

朝議大夫知泉州事 呂沆 記

髦四忠烈廟記

恭惟昭忠挺生古歎久而頌異長也英傑者隨之季群雄盜竊
擅振義旅保有江浙從衆稱王滯唐終節加昇六郡封公於越
典樹晉宮勲勞備竭既而神降雲節民不忘其偉烈廟而祀之
代興弗絕吁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惟王其克協朕作而業土詒福一方此政
和中封英濟之真王祿干戈之慘昭風馬之祥此宣和中錫頤
尺之告章至隆矣加信順則以取凶殘驅疾疫威靈屢著懿績
後彰至乾道遠慶忠則以抱勁節著陰功歷年滋久載德祿芳
封及八字數已殊常 惟更四朝春秋未央或易昭應昭忠之
美誠茂揚神志或易廣仁武神之徽祿大闡神光恩愴煒、聖

漢洋：吁嗟夫！剖符錫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顯其
靈。惟王其克，豈歎難哉！王之廟食，適于鄉邑，郡邑之祠，幸有記
述。如烏聊山，則天復二年，巡驛官汪台符記。三迳三節，如積溪
縣，則太平興國五年，光祿丞朱斌記。其宅存，石具在。樊淩則
嘉祐中，程侯迪因嘆祠宇甚完，斯文獨缺，即屬記于祁門主簿
許昇卿。毋沒前人之新葺，其在休寧，則紹興中，吳侯崇仁深嘆
廟貌不逮古，壞力營，亞請記于寫公。嚴守金安節，一變前日之
陋習。至若郡西髦田之廟，雄跨魏蛇之跡，形勝劇美，自古在昔，
独無記以紀之。莫可考其歲月之建立，况大風雨震凌，棟宇盡
蝕，倘不及右扶持，併思記載，又曷克有傳于它日。以遠來，歸延
藏溪，窆乙亥長亞，交親貴及慨欲為改造之，當報不獲，從史之

筆鄉閭風罔不致力乃撤斃器乃新視式或易位置乃端門
闕大殿穹窿如翬斯毛愷莫廊堦如玳斯翼向之局促今廣闊
向之近曲今正直稚穉袞輿銜馬之尊愈地軸天闕之約百目
具瞻一忱懽懽真可垂無窮而施罔極吁嗟乎新廟矣、莫斯
所位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寧不為非敬是頌以相享祀之不忘
欽是役也冥王之吏仍帥夔漢屬山曰幸為疏文結良緣詎可無
述位補闕政因念先君左史彙堂聚徒于穎、方岳暨隨侍受
訓往來祠下備依惟謹神之相之脫身窮宦先君既 歷際逢
之烏府立端恻、亦服勞僥叨播匠監班笋俯仰今昔七十稔
茲相傳清白期不負神時遭琅厄神亦加軫茲獲遷松菊之情
收束掄之景賴神以生敢不惟命和墨濡毫秋中月正對月清

光細擇藝昌神子無方托之而準緝文廟建水德鄉井

西城呂沈記

古城院復興記

伏氏傳燈表善繼也惟善繼則衣法有馮宗風不墜前輝後暎如燈長明錄而紀之是可垂訓矧有廢而未能復興熒而能復營施搆象力大成功熱使一方之妙勝不遠汎于仄塵詎可不為著一語以發明善傳祖燈吾鄉香潭有古城院郡誌建于唐之大中至宋宣和二年廢幾二百七十乃燬于賤寇方鵬之傲僣主僧藝先勸、護法即印址迂潭西大作規模願碑于昔紹興三年舊朝散輝卿記之詳矣宣和而後至德祐二年閱步百有七十又燬融風之不遵以一古刹荐遭塵劫祖燈豈易頽復

哉寺之僧曰應忱曰先福焚香礼伏誓畱與復何忌使天山廢
而法不傳第方煮飯折脚铛何繇辨此大勝事舍衛多長者或
生欢喜心則事可濟尔遠瀟竹溪京卿國之善士也方伏有因
發心勇猛首為建大殿設金身經、莊嚴重、丹碧且復梵坛
奉安捨田嗣葺其觀以金布誇耀于一時者又過之伏既安
居寺宜翕就于是赤髭白足悉力化緣方丈法堂左右廊廡隨
亦俱見次第若殿殿若羅漢閣雖耘越未過而伏以善化人以
善成軍兼徑行慨悟為大法施以成其美如竹溪者乎雖並殿
成而妙相具堂成而妙法存振經律于已墜闡灵光于再明崇
伏傳灯莫比切今竹溪翁能指施以興造沙門象得藉施以
流傳美哉功德不可思議也福德賤前福德世尊伏焉得不喜

須善授此六月竹溪雲通寺僧欲得記語紀復吳之由時方劇暑衰老未能至菊月冰再簡見棧因省時昔雲遊此地無舟溪游蹤步山巽古木凌霄白雲護寺盤旋竟日我于忘歸回首使廿七年矣茲聞山中花木尤甚香可四時不能不使人起日時之想則紀述重吳何可以遲鈍絆側耳如千二百處精舍告成即函一造朝誦僧道人：滄海珠地靈步、雪山草之詩以為賀時至元甲申十月初前任持僧如鑑幹緣僧愿忱允禱

五

西城

呂沈

記